

随 笔

笑谈白发

□ 张兴祥(宁夏银川)

我和妻子曾经是想要当丁克的,后来又改变主意,选择生育。我自然得尊重她的意见,因此就成网络上所谓的“白丁”一族了。经过这一延宕,长子降生时,我已是三十五岁半的年纪,被老友调侃成“老来得子”。

早些年,到幼儿园去接孩子时还好,谁都知道我是“孩子爸爸”。可等小家伙读了小学,情形便开始变得有些微妙,不时会有其他家长问我一句:“这是你们家老二?”我发现我若是答“就这一个”,对方便多少有些尴尬。于是我只好转而置可否地打哈哈。更让人尴尬的状况发生在感冒流行季,家长大多戴着口罩候在校门口,目光相遇后难免闲聊几句。我会被人问“您也来接孙子了?”那一刻,我笑都不太好笑,索性就只好沉默着点点头了,庆幸有口罩遮挡了自己的表情。

回家对妻子讲起,她端详我片刻,说:“其实,其他都还好,就是你这一头白发……”我哈哈大笑,她又喃喃补充道:“前些年都还好,怎么这两年就忽然白了呢?”她一遍遍轻抚着我的头发,好半天没再讲话。

我们都清楚——这两年我为何霎时白了发,只因顿然没了爹和妈。而我,是他们最小的儿。有一回,和两位兄长聚餐。长兄端起酒杯,动情地嘱咐我:“过去这些年里,老弟为自己的事也好,为我们整个大家的事

也罢,一直都尽心尽力地在拼。往后也要对自己好点儿。你看我比你要大十三岁呢,可你的白发却比我还多……”见他眼中已泪光闪烁,我忙点头应允,又另起了一个轻松点儿的话题……

对我这颗脑袋的焦虑,甚至蔓延到了妻子的朋友圈,有位与她相熟的姐姐不由分说为我购买了什么“纯植物染发剂”,让我“务必试试”。我笑纳了那番好意,将东西转送给其他有需要的朋友了。

人到中年了,该来的就让它来吧,咱还掩饰个啥呀。一来,俺从不以貌取人,太讲究看相作甚?二来,头白也有白了的好,偶尔还能捞着点儿格外的“礼遇”,酒席上再无人劝酒不说,动辄还被人称是“张老”,还能受一番体贴的关照呢。

不过,这头白发和亲友的提醒也让我放慢了步子,走得更从容稳健了些,该服老时要服老。有诗云:“曾是儿童今是翁,人间日月急如风”。

当然,嗟卑叹老常惹人厌,也大可不必“白头黄叶两相怜”。毕竟,俺这个尚且在岗的教书匠也是身负使命的人,得认认真真地读书写作、教书育人。满头霜雪不假,却不好叫它暗淡了咱眼底的光呐,毕竟来日方长。不拧巴,不矫情,无论何时,行走世间,必得仗着这股子敞亮劲儿啊。您说是吧?



雅静。摄影 精靈

有 感

三种白菜

□ 陈晓辉(河南洛阳)

几个朋友小聚,话题像小溪随意流淌。不知不觉,聊到了A——我们中最“圆满”的一个。A自己出身小康,老公家底殷实,住着观景阳台的大平层,两个孩子就读于好学校。在我们众人眼里,俨然人生赢家,都是羡慕不已。

A却只是微微一笑,说:“过日子,各有各的好。”声音不大,却在我心里漾开层层涟漪。

忽然想起乔叶在《最慢的是活着》里描写的祖母。那位在豫北平原上勤俭劳作了一生的老人,对生活有着最质朴的智慧。秋收后,面对满地白菜,她要细细分出三类:那些瓷实饱满圆滚滚沉甸甸的,是“好白菜”,要小心窖藏,那是漫长寒冬里,农家餐桌上的底气;品相青翠却不那么瓷实的,是“青干白菜”,放进厨房,清炒煮汤,十天半月就吃完了;至于那些长得松散、不甚起眼的“虚棵白菜”,她也绝不轻视——煮熟后一棵棵晒干,做成能贮藏很久的“烧白菜”。来年春天,青黄不接时用水泡开,就能当慰藉肠胃的正经菜吃。

老人教会我,每一种白菜都有适合它自己的吃法,正如每一种人生,哪怕看起来不尽如人意,也都有适合自己的过法。

A的锦绣人生里,也许隐藏着自己不愿言说的美中不足。而B虽然工资待遇不够好,但说起聪慧乖巧的女儿,那种满足和自豪怎么也掩藏不住;C提到宽厚明理的公婆,那份感激,也是珍贵的感情财富。D和爱人一起照顾自家的网店生意,虽然日夜辛苦,但结婚这么多年了,仍然打打闹闹嘻嘻哈哈,那种融入彼此的亲密和默契,同样令人羡慕。

原来,幸福从来不是单数,而是形形色色的复数。我们总是羡慕别人手中的牌,却忘了自己手里这一副。

瓷实的“好白菜”般的人生,固然令人向往——它稳妥、丰裕,是世俗意义上的成功。但青干白菜般的日子,何尝没有它的新鲜美味?它或许不那么厚重,却清新自在,别有风味。就连那看似不起眼的“虚棵白菜”,经过生活的晾晒与时间的烹煮,也能变成独具风味的“烧白菜”,在属于自己的春天里绽放价值。

人生如白菜,各有各的活法,各有各的滋味。最难得的并不是拥有最好的那种,而是把命运给自己的那种,活成最好。愿我们都能在自己的菜园里,用勤劳的双手和智慧的头脑,种出最对得起光阴的那一棵白菜。

微 生 活

炭火咬碎漫长的夜

□ 叶正尹(江西武宁)

入冬的时日渐渐深了,寒意是贴着墙角爬上来的。我端出蒙尘的火盆,在院子檐下择一处背风角落。木炭是秋天备好的,硬实的枣木炭乌黑发亮,叠成井字架在盆中央。划亮火柴的瞬间,青烟先是迟疑地升起,接着炭块边缘泛起暗红。夜晚就这样被咬开了一道暖意的缺口。

木炭的燃烧是内向的。没有明火张狂的舞动,只有从核心向外的、沉稳的灼热。这让我想起祖父那一代人:话语不多,所有的温暖都积蓄在沉默的深处。小时候守岁,祖父就围着这样的火盆,用火钳拨弄炭块,偶尔爆出几点火星,宛如他偶尔说出的、简短却烫人的老话。那些话如今和炭一样,在记忆里持续地红着,不耀眼,但足够暖手。

妻子端来烘烤的橘子,放在火盆边缘的铁架上。果皮在低温的炙烤下渐渐发黑,散发出微焦的甜香。我们围着火盆坐下,膝盖上搭着同一条旧毛毯。此刻,手机屏幕的光熄灭了,只有这一盆炭火,真实地烘焙着我们的面庞与话语。谈话变得很轻,轻得仿佛炭灰上腾起的热气,但每句都落在实处。

一阵穿堂风过,带来了烤橘子的香气,也引来了邻居的狗。它在几步外趴下,尾巴轻轻拍打地面。更远处的黑暗中,还有别的光点:楼上窗户的灯,巷口路灯的晕黄,夜行车的尾灯划过弧线。原来每个人都以自己

的方式,在这漫漫长夜里守护着一小片光亮。炭火噼啪轻响,恰似在与那些远方的光低声应和。

孩子用烧过的炭条在石板上画画。他画了一个巨大的火盆,里面盛满星星。他认真地说:“这样天冷的时候,星星就可以下来取暖了。”炭条在他手中变成连接天地的事物。我忽然觉得,我们围坐的不仅是一盆火,更是一个微型的宇宙。在这里,炭是星核,光是释放的热,而我们就坐在温暖的引力场中,被这小小的秩序庇护着。

夜渐深,炭块表面覆上薄薄的白灰,好似初雪最先抵达的地方。但拨开灰层,底下仍是通红的,犹如遥远星核未曾止息的聚变。这多像某些被岁月覆盖的情感:看似冷却了,实则保持着恒久的温度。我添上几块新炭,看它们慢慢接续上前任的热量。传承就这样发生着,从来不是烈焰交接,而是这样缓慢地、耐心地点燃。

最后一缕青烟散入夜空时,东方尚未发白。但我知道最长的夜段已经过去。炭火渐渐睡去,一个温暖的形状被留在灰烬里,那是它睡去时留下的,大地用来记住拥抱的方式。明天或许更冷。我拢了拢衣襟,弯腰拨了拨炭灰,让那点将熄的暖意均匀铺开。这个动作祖父做过,父亲做过,现在我重复着,恍若在漫长的夜里传递一句只有手心听得懂的话。